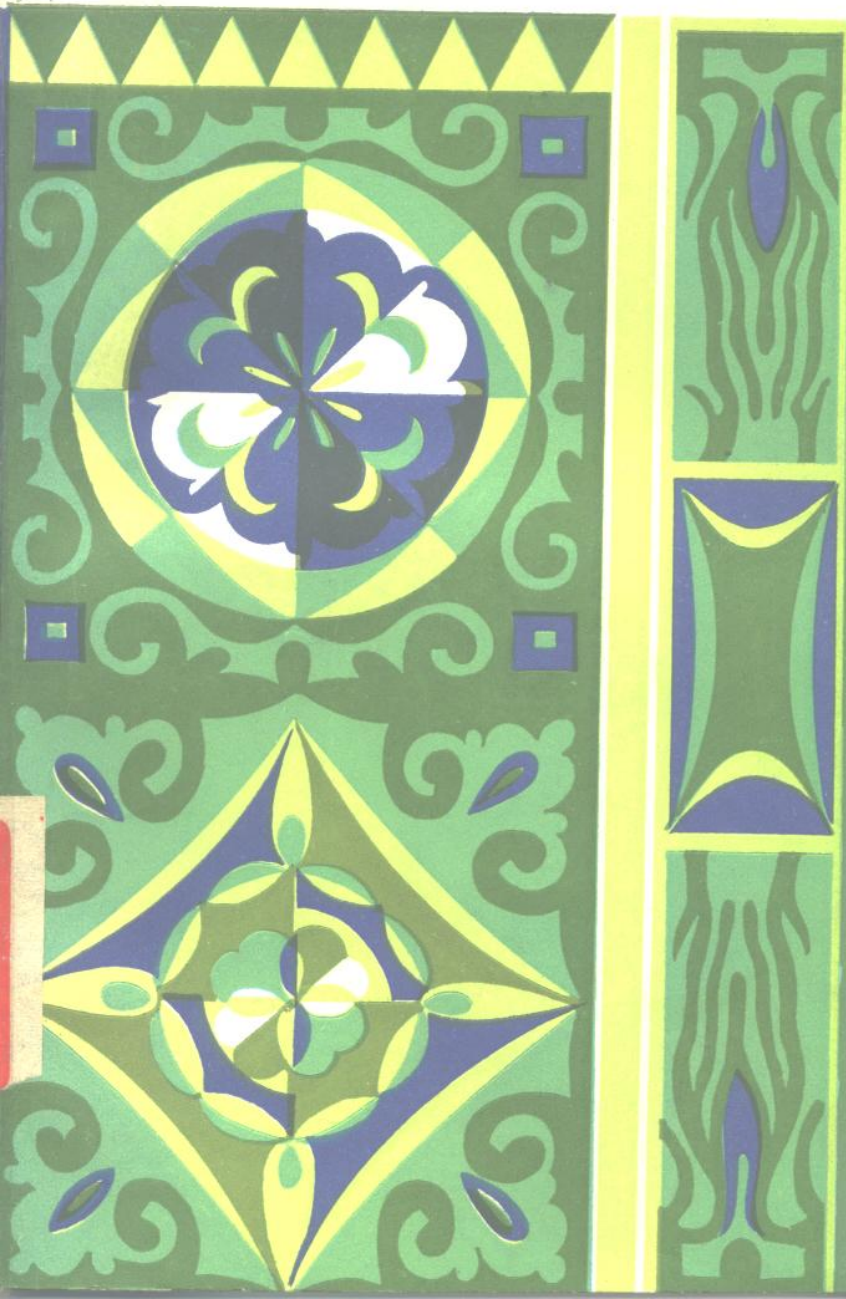


# 佤族民间故事选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ZHONGGUOSHASHUMINZU  
MINJIANWENXUECONGSHU · GUSHIDAXI

DE-15/04

# 佤族民间故事选

尚仲豪、郭思九、刘允祺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75206



上海文艺出版社

1175206

## 编辑出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数量浩瀚，绚丽多采，富有民族特色。它不仅具有文学价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从中可以吸取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营养，而且对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也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是我国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采集工作，有了广泛深入的开展，搜集到大量的民间故事作品和有关材料。为了使这宗世代口头相传的文化财富，通过妥善的整理和系统的选编，成为精粹的读物，以利于阅读、应用和保存；为了使我国多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得到发扬，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了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我们有计划地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故事大系》选收我国各少数民族散文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即一般通称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寓言等等。按民族分别选编，以各民族作品专集形式出版。全大系预定为五十六卷，每卷字数大致接近。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基本上各编为一卷。但根据各民族作品实际情况，有的民族作品特别丰富，编为正续篇两卷，有的两个或三个民族作

品合编为一卷。最后一卷为索引及其他资料。编选工作请民族文化部门、有关专业单位或专业工作者担任,并负责撰写前言。

《故事大系》各卷所辑的,主要为一个民族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顾及到内容、形式的多样性,以反映一个民族民间故事的概貌。所收作品经过整理,但尽可能保持原貌,以保存它的固有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故事大系》将根据各民族民间故事搜集工作进展的实际情况,陆续编选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六月

## 前 言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南边疆——云南边境上，居住着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佤族。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佤族有29.8万人，分布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的沧源、西盟、耿马、双江、镇康、永德、澜沧、孟连等县（自治县），以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其中沧源和西盟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县。由于地域位于澜沧江以西和怒江以东的怒山山脉南段的崇山峻岭之中，故称为“阿佤山区”。

佤族先民是古代古“濮人”的一支。早在汉代开发西南夷时，设立了永昌郡，郡内就有许多濮人部落。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永昌郡……有穿胸儋耳种、闽濮（原作“闽越”）……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裸越、裸濮、身毒之民，……有大竹名濮竹……”这里所说的“闽濮”、“裸濮”都是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古代先民。唐代樊绰的《蛮书》载：“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这里所说的“望”与现在的“佤”属同音异写。“望蛮”、“望苴子”、“望外喻”都是佤族的先民。明代称佤族为“哈杜”（《滇略》卷九）；又称“哈佤”（《滇志》）。清雍正《云南通

志》载：“卡瓦……永(昌)、顺(宁)东南辣蒜江外有之。”(辣蒜江即今阿佤山区的小黑江)佤族的自称，各地略有不同。镇康、永德自称“佤”；澜沧、沧源、双江、耿马称“布饶”、“巴饶”；西盟、孟连则称“阿佤”。周围民族如傣族称佤族为“拉”，汉族称佤族为“本人”。“卡佤”的“卡”，系傣语，意即奴隶，具有侮辱性。196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称佤族。

解放前，佤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就其主要生产方式和政治特点来看，以西盟为主的阿佤山中心地区的佤族，以种旱地为主，生产还比较落后，尚处在“刀耕火种”、“凿穴点种”的水平，虽然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确立，但还保留着土地村寨公有制的残余。因此，这类地区的佤族尚处于原始公社解体，奴隶制社会萌芽的社会历史阶段。而沧源、耿马、澜沧、孟连等阿佤山边缘地区的佤族，封建领主制的特点比较明显，除了受本民族“部落王”的统治外，还要受傣族土司的统治与剥削。还有象镇康、凤庆等少数靠近内地地区的佤族，地主经济已占主要地位，佤族群众也同当地其他民族一样，受着封建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的压迫剥削。由于佤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佤族民间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佤族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有三个方言区，即布饶方言区，在沧源岩帅、澜沧、耿马、双江一带；佤方言区，在班洪、班老、南腊一带；阿佤方言区是阿佤山的中心区，在西盟、孟连一带。解放前，佤族因没有文字，用结绳、刻木记事。所以，佤族文学属于民间口头文学。佤族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遗产，主要是靠歌唱与叙述的形式，通过世代口耳相传得以流传和保存的。佤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无论烧荒种地、放牧、狩猎，还是喜庆吉日，都要通过歌唱或讲述故事

的方式,将自己民族的社会历史、生产生活、道德风尚和审美观念溶铸在一个个优美神奇的故事里,用来教育自己,启迪后代。

就民间故事的内容和体裁来讲,各民族民间故事中所能够具有的种类,侗族民间故事中几乎应有尽有,比如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寓言、笑话等等。其中有反映侗族先民创世的神话传说;有表现侗族人民爱国反帝斗争的历史故事;有记述孤儿贫苦生活和表现侗族人民聪明才智的机智人物故事;也有反映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及其青年男女恋爱婚姻的故事;还有丰富多采、幻想神奇的动植物故事,以及哲理性强、短小精悍的寓言故事。

侗族还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歌舞因地域差异而不尽相同。其中有下列歌、打谷歌、割谷歌、舂米歌、走路歌和摆脚歌比较普遍。常见的舞蹈有舂米舞、圆圈舞和木鼓舞最富于特色。近年来在沧源侗族自治县发现的侗族古代崖画,内容十分丰富,艺术地再现了古代侗族人民进行劳动、狩猎、娱乐等生产生活的动人情景。“沧源崖画”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创造的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 二

高尔基说:“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懂得劳动人民的真正的历史。”植根于独特的社会生活土壤中的侗族民间故事,是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口头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是侗族人民历史的艺术再现。因此,如果不知道侗族的民间口头文学,也就不懂得侗族人民“真正的历史”。尤其是像侗族这样没有文字的民族,人民的口头文学,往往就



是这一个民族社会历史多侧面的写照。无论在民族起源、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心理素质、道德风尚、地理风貌上,还是在动植物习性乃至整个民族历史发展的源流等方面,几乎都可以从佤族的民间文学中得到印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佤族民间故事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大家知道,要认识和了解距我们已十分遥远的人类童年时代的社会历史,单靠后人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史籍,是很难完整地、生动形象地窥见古代社会生活风貌的。特别是像佤族这样缺少文字史籍的民族,要了解他们民族远古社会的生活与历史,这些记述佤族古代社会生活的神话、传说,就成了更为珍贵的资料了。选编在这本集子里的《司岗里》、《达惹罕》、《射日》、《太阳、月亮和星星的来源》、《木鼓的故事》等创世神话、传说,就是佤族远古社会历史的投影。其中,以《司岗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司岗里》由于流传地区不同,说法也就各异。译成汉语,有的叫“西干里”,有的又叫“赛岗里”。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种解释:西盟佤族说“司岗”是“石洞”,“里”是出来,即人类最早是从石洞里出来的;另一种是沧源、澜沧一带的佤族则认为“司岗”是葫芦,即人类最早是从葫芦里出来的。尽管解释不同,但都把阿佤山视为人类最早的发祥地。在遥远的古代,佤族的先民就居住在这里了。《司岗里》以神奇的想像,美妙的艺术构思,创造出佤族古代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的英雄——利吉神和路安神为代表的众神形象。

《司岗里》中所创造的这些被人格化了的神,是远古时代佤族先民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力造福于人类的



伟大斗争中，从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出发，按照原始人的愿望和理想，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实际上不是“神”，而是“人”。

在另一篇神话传说《射日》中，则把太阳和月亮的产生紧密地跟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在佤族先民眼里，认为太阳是大公鸡从谷子堆里找出来的。太阳被分成两半，两半太阳比赛晒谷子，先晒干谷子的那半就是太阳，后晒干谷子的那半就做了月亮。这样认识一种自然现象，这完全是从佤族的生活环境和思维方式出发的，既觉得真实可信，又充满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具有朴素的自然美。

由于佤族社会历史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形成社会性质的差异性。像阿佤山中心地区的佤族，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确立，贫富悬殊也十分明显，开始用奴隶抵偿债务。至于阿佤山边缘地区和靠近内地的佤族，阶级压迫和剥削已经存在。反映这种阶级对立的民间故事，在佤族民间故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类是孤儿的故事很多。如《孤儿和仙女》、《岩杰可和岩萨特》等等。这类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孤儿，一般都赋予孤儿勤劳、机智的性格和诚实、善良的品德。这些贫苦的孤儿往往历经艰辛，最后跟某个是“神”或是“仙”的美丽的姑娘相爱，过上幸福的生活。这类故事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通过奇异的想像，塑造了许许多多真实可爱的佤族青少年的生动形象。充分展示了佤族人民的爱憎和良好的道德风尚。

孤儿故事之所以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就在于它跟佤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婚姻制度相联系。佤族实行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违者受罚，重则要剽牛祭鬼，轻则要罚扫寨子，

有的还被抄家或驱逐出寨。男女青年十六七岁开始“串姑娘”，一个姑娘可以跟几个或者十几个小伙子结成朋友，双方都不能禁止对方与别人串访。姑娘可以从中选择一个对象，一旦确定后就不许其他人来串了。由于盛兴夫死妻转房的习俗，就常常留下被遗弃的孩子成为孤儿。另外，由于村寨、部落之间械斗频繁，因械斗成仇继而拉牛、抄家、“猎头祭谷”，使许多人死后其子女成为孤儿。因此，佤族在同寨子和同部落的家族成员间有恤孤的义务。也就是说，寨里的孤儿，全寨人都有责任帮助抚养，直到他们能自立门户。孤儿的故事正是这种独特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另一类是机智人物故事。如编入这本集子中的《岩江片的故事》、《达太的故事》和《岩坎的故事》等，都比较短小精悍，但内容却很丰富。总的来讲，这些故事集中地反映了佤族社会阶级分化后，广大劳动者与土司、头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也是机智人物故事的共同主题。故事的主人公岩江片、达太和岩坎，他们都有超人的智慧和本领，他们通过妙趣横生的语言和机智的行动，巧妙地治服了土司、头人和富人。这些故事生动地展现了佤族人民反抗压迫与剥削的斗争精神，同时也表达了人民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压迫制度的愿望。

在云南历史上，各族人民为开发和保卫祖国的边疆，曾经进行过艰苦的劳动和不屈的斗争。特别是近百年来，佤族人民在保卫国家领土和资源的斗争中，表现出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这本集子中所选的《佤山银矿的故事》、《刺客》等历史故事，就是这段历史生活的记录。

据载，清乾隆八年（1743年），有滇南石屏人吴尚贤，

因家贫来到了“葫芦国”(即沧源县的班洪、班老等部落),得到大山王蜂筑的信任,开办茂隆银矿。“厂大赢,周围百余里,矿工三三万人。自内地前往经商者不绝于途。厂例无尊卑,皆以兄弟相称。”<sup>①</sup>茂隆银矿的开发,大批汉族工人来到边疆,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阿佤山,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传说,佤族的牛耕和种植水稻,就是吴尚贤传播的。佤族人民敬仰和怀念吴尚贤,产生了许多关于颂赞吴尚贤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宝贵价值,就在于它具体生动地反映了自古以来,各民族的团结友爱和互相帮助。他们共同开发和建设祖国的边疆,在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自1885年英国侵占缅甸后,就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的云南边疆,尤其是企图侵占我炉房银矿,掠夺我国矿藏。他们不断派遣特务潜入阿佤山区秘密侦察,遭到佤族人民的反对。1934年,英国侵略者竟悍然派兵侵占炉房一带,试图吞掉茂隆银厂,又遭到班洪王理正词严的拒绝:“厂是中国厂,地是中国地,你拿几驮银子来,也不能让英国人开矿!”1934年2月,佤族人民团结周围民族,抗击英国侵略军。1936年,以班洪为首的佤山十七个部落联合发出《告全国同胞书》,申言“我(作)佤山数十万户虽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国之奴隶,……我(作)佤山民众决不愿听英国之驱使,愿断头颅,不愿为英帝之牛马。”<sup>②</sup>这是多么坚强可贵的民族气节啊!佤族人民热爱祖国的呼声,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响应与声援,汉族、傣族、拉祜族等都立即派出人马去支援佤族人民的正义斗争,终于挫败了英军企图侵略我国边疆,掠夺我茂隆银矿的阴谋。这就是云南近代史上有名的“班洪事件”。编入集子中的几则反帝斗争故事,

①② 引自《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0页、283页。

虽然篇章不多，但它却是佤族人民爱国反帝的光辉历史的再现。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你翻开这本集子时，不难发现一个突出而又鲜明的特点，就是有关老虎和动植物的故事特别多，所反映的生活面也十分广阔。有歌颂勤劳、善良、纯洁和美好道德品质的，如《懒疯猴》、《斑鸠的脚杆》、《松鼠和鹌鹑》等。有暴露和抨击各种不良行为和道德观念的，如像虐杀、欺骗、自私、贪婪、虚伪、奸诈，以及妄自尊大，以强凌弱等，都是通过美妙的幻想和有趣的方式，借助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反映出来，其中最为丰富有趣的莫过于老虎的故事了。如《骄傲的老虎》、《老虎背草》、《老虎追兔子》、《老虎和地鼠》、《不怕人的老虎》等等。

这些故事不仅对各种自然现象、动植物习性作了天真浪漫的描绘，而且往往寓深刻的社会思想于普通的动物习性之中。换句话说，它不是直接地去描绘当时的佤族社会生活，而是将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通过奇妙的幻想加以集中概括，借助动植物的言行，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间接地表现了出来。尽管产生这些故事的时代离我们很久远，然而，它们所表现的佤族人民的思想、感情、智慧、经验和独特的生活习惯，不仅能为我们所理解，而且还能够让我们从中获取智慧和知识，受到启迪与教育。

为什么佤族解释自然现象和动植物习性的故事特别多呢？如前所说，这跟佤族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的发展尚处在较后进的状态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在科学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力求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做出解释和回答，表现了佤族人民可贵的追求与探索精神。

### 三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该民族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民间文学更是如此。当我们选编这本集子时，除了被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多姿多采的佤族社会历史生活所吸引外，我们也深深地被佤族故事在艺术上所显示出来的独特的民族色彩所陶醉。佤族民间故事在艺术上究竟有些什么特色呢？

第一，浓厚的神话色彩。佤族独特的社会历史生活，即生产力比较低下，科学尚不发达的状况，反映在艺术上就带有比较浓厚的神话色彩，使这些故事具有原始朴素的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就有某些重要的艺术形式只在艺术发展的低级阶段才有可能。”神话色彩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中都有，但在佤族文学中就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如果说《司岗里》这样的神话传说，它所描写的创世英雄完全是被神化了的话，那么，反映原始氏族社会解体、阶级开始分化后，阶级意识比较强的孤儿故事、机智人物故事、爱情故事和生活故事中，也都或多或少地运用神话来表现。比如《岩嘎与龙女》、《兄弟俩的遭遇》、《两姊妹》、《岩杰可和岩萨特》、《牛哥哥》等故事中的主人公，无一不是被神化了的人物。《兄弟俩的遭遇》中，被丢进深山老林的儿子，获得了具有神力的活命药，使得许多鸟兽起死回生，最后因救活一家富人的姑娘而获得幸福。《牛哥哥》中的牛哥哥，也因为被神化的缘故，才能够在弟媳被人强占时，请来了龙王，从豹子龙的腹内取出宝贝，最后战胜恶势力。这种浓厚的神话色彩，是通过神奇的幻想来实现的。尤其是当故事中的主人公遇到困难，陷入绝境时，便借助于幻想的翅膀创造出一些

神力无边的人和事来帮助主人公战胜恶势力，在奇异的幻想中赋予主人公以永恒的生命。但这些故事离奇又不荒诞，却是那样地合情合理，符合生活逻辑。它既是神奇的，但又是建立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上、充满浓厚生活气息的艺术品。

第二，以物拟人，丰富的想像力。拟人化手法的运用，几乎是各族民间故事的共同特征。但在佤族故事中却表现得更鲜明。尤其是佤族的动植物故事和童话、寓言故事，大多是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表现的。民间作家们往往选取某种动植物来展开故事情节，把各种动植物描写得像活生生的人一样，具有思想感情、喜怒哀乐。它们既像人，又像动物；既具有人的性格，又具有动物的习性。以物拟人，目的在于以物喻人。运用各种动物的习性、形态及其活动特点来比喻和象征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同思想性格的人和某种社会关系，揭示出社会生活中的某一个道理。这样的例子在佤族的动植物故事中几乎俯拾即是。

第三，哲理性强，富有诗情和美感。佤族民间故事，尤其是一些童话、寓言故事，充满着深刻的哲理。这是佤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佤族故事中比较精美的篇章。有的故事简直就象一篇优美的抒情诗或哲理诗。如《鸟泪泉》描写姊妹俩被部落王换到外部落后，常思念亲人，怀念家乡，在大旱之年，为使家乡的山河回春，竟然变成了一只大鸟，飞遍无数的草场，吮吸了万滴草上的露珠，飞回家乡，把露珠化作思乡怀亲的泪水，泪水又化作飞泉，滋润了故乡的土地。这些故事充满诗情画意，拨动着人们的心弦。

当我们读到集子中的一些童话和寓言故事时，很容易发现佤族人民爱用民族谚语、警句或比喻来编织美丽的故事。

如“白兔说：‘早上最美丽的要数东方的云朵，世上最动听的莫过我吹响的竹笛。’阳雀说：‘佤族中最珍贵的是红包头，寨子里最好听的是竹鼓声。’”（《白兔吹竹笛》）“山林中流出来的是好水，能够真诚帮助人的是好友！斑鸠呀，我不该错打了你，我已经害羞得像凤尾竹一样连头都不敢抬了。”（《斑鸠的脚杆》）类似这样生动形象而又富有民族特点的语言，举不胜举。这些贴切的比喻，既活泼生动，又寓意深远；既浅显易懂，又妙趣横生。故事是诗，诗写的故事。

第四，短小精悍，风格朴实。佤族故事除部分创世神话和爱情故事篇幅稍长外，多数故事都比较短小，尤其是童话、寓言故事，有的只有几十个字，最长的也只是几百字，情节单纯，概括力强。有的在诙谐幽默中寄寓辛辣的讽刺，有的则带有笑话的特点。佤族人民善于用精练的语言，短小的形式来编织故事，并赋予它一定的哲理，由此达到启迪思想，教育后代的目的。

最后，再附带说明一下，我们三人虽然都是汉族，但都与佤族民间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有的同志就参加了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云南民族民间文艺沧源调查队，首次对沧源县蕴藏的佤族民间文学、音乐、舞蹈进行了全面的“勘察”，编选出《沧源县佤族故事选》（油印本），为我们这次编选这本集子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有的同志在中央民族学院完成了佤族语言文字的学习任务后，到阿佤山区工作了十多年，对佤族民间文学也曾进行过搜集。现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总算把这本选集编选出来了，真有如释重负之感。

更值得我们高兴的是，今天，能够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



品的佤族同志不少，并且已经有了本民族的作家和诗人，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佤族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编选时，我们除了注意作品的可读性外，还注意汇集一些与故事流传有关的情况，为研究佤族的社会历史、生产生活、民俗风情提供一份珍贵的资料。如每篇正文后的流传地区、讲述者、搜集整理者、搜集的时间、地点等即是。需要说明的是，有两种情况没有注明族别，一是讲述者，二是汉族搜集整理者。因为既然是佤族民间故事，讲述者无疑应该是本民族才是，但搜集整理者就不一定是本民族。文化大革命前，更多的还是一些汉族同志承担了搜集整理的任务，为了从简，故一律未注明族别。遗憾的是，有些故事只留下了搜集者或整理者的姓名，其他情况则无法查考。总之，这本选集的缺点一定不少，希望佤族同志和有关专家、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沧源佤族自治县文化馆、西盟佤族自治县文化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文化馆以及思茅、临沧两个地区群众艺术馆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还有许多同志的深谊热情，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1987年2月于昆明

## 目 录

|                  |    |
|------------------|----|
| 前言.....          | 9  |
| 司岗里.....         | 1  |
| 我们是怎样生存到现在的..... | 20 |
| 谁做天下万物之王.....    | 23 |
| 青蛙大王与母牛.....     | 27 |
| 射日.....          | 31 |
| 太阳、月亮和星星的由来..... | 34 |
| 佤族为什么没有文字.....   | 37 |
| 送惹罕.....         | 40 |
| 兄妹神.....         | 45 |
| 达太的故事.....       | 47 |
| 土官戴“帽子”.....     | 47 |
| 沙子着火.....        | 48 |
| “天亮了”.....       | 49 |
| 锄棉田.....         | 49 |
| 打猎.....          | 51 |
| 械斗.....          | 53 |